

恶僧传



恶僧传

古彭肖宇 著

下

恶 僧 传

古彭肖宇 著

黄 河 出 版 社

(济南大纬二路325号)

东方图书公司发行

(济南经四路227号)

济南市北园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2.875 字数486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 7-80558-012-X

104 定价:7.00元(上下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流传广、群众印象深的民间口头文学，经作者深入调查，广泛搜集，采百家之长，加工创作成这部小说。

它不以荒诞离奇而取宠，不以低俗刺激而招徕，而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给人以美的教育。以磊落正义的威召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故事描写的是明朝正德年间，峨眉山僧人欲称霸天下武林，上与奸臣勾结，欺骗天子；下与武林败类结党，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扬州武林名师吴廷衡，奋战恶僧，被恶僧施奸计打断双腿，赶出家门。吴的儿子三元，为灭恶僧拜名师、苦学六年。与师姐携手并肩战凶顽，经历了一场场恶战，其德、其艺受到少林、武当、华山、昆仑等武林名宿的爱戴，天下武林团结合作，歼灭了恶僧。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欲称霸者遭灭亡。

该书文字朴实流畅，读来朗朗上口，情节起伏跌宕，险象环生，情节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一部雅俗共赏、独树一帜的武林佳作。

第十七回	包藏祸心 暗运神机	御花园和尚杀驾 柴桑殿英雄救主	351
第十八回	夜伏宫墙 被劫茅屋	窥望丽人生邪念 巧骗淫僧动慧心	370
第十九回	飞笺传信 名剑助战	二小夜探四方湖 公主驾返紫禁城	392
第二十回	奉旨出征 闻风拿贼	成都府元帅受伤 清风岭师徒被擒	414
第二十一回	恶贯满盈 迷途知返	女淫贼二次落网 刘天龙大义灭亲	441
第二十二回	铁骨铮铮 柔肠殷殷	战道姑少侠遇难 恋佳婿老将投营	462
第二十三回	四面楚歌 三杯春酒	青竹苍内收玩徒 罗帟帐暖结孽缘	483
第二十四回	妖尼心狠 公子语冷	少剑不幸伤单臂 女侠疾首奔大营	502
第二十五回	连伤二僧 力挫老侠	洪升怒擒美公子 天珠接战千手佛	524
第二十六回	义师多助 孤军无援	剑侠仗义奔大营 五佛被骗出深山	546

第二十七回	怒气冲冲 盛情殷殷	一现绝技慑群豪 几番赤诚助奇英	570
第二十八回	居心叵测 胸怀坦荡	恶僧妖尼逼长老 名侠高剑教后生	592
第二十九回	义压三军 智冠群雄	九杰高山探危楼 小侠宝帐立军令	609
第三十回	小侠缺损 老僧耿介	扬朔计害胜手佛 洪千怒保奸佞臣	626
第三十一回	奇艺迭现 怪招一露	奇英连伤三罗汉 怪侠智擒千手佛	644
第三十二回	月夜巡营 挺身走险	峨嵋山下擒奸党 霸王庄内困怪杰	664
第三十三回	误走尼庵 剑扫狼穴	母子重逢惊冷剑 骨肉团圆慰侠心	684
第三十四回	艺撼武林 蝶舞金风	四剑合围丧敌胆 伊人独逝惊芳心	700

第十七回

包藏祸心 御花园和尚杀驾

暗运神机 柴桑殿英雄救主

中秋这天，定国公徐世英起床之后，梳洗一毕，少许吃点东西，便来到银安殿料理府内事务，安排值日官操办过节事宜，对手下人等以及住在皇沙府的幕僚亲朋应该如何照顾等等。一一作了交待。

黄昏之后，徐千岁吩咐备马，带领两个王官直奔后宰门而来。刚来到后宰门，吏部天官吴桂的八抬大轿接踵而至。稍倾，严琪也来了。他一见徐千岁，心里一惊，知道广森、广林行刺未遂。心中暗想，这两个和尚可能是说大话卖狂言，没能杀了徐世英，没有脸再回相府见我，逃回峨嵋山去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广林被杀，广森被擒，已落在皇沙府徐千岁的手里。是的，若是和尚真的被擒，徐世英肯定要严刑拷打，逼出口供。那他为什么不赶到八宝金殿击鼓撞钟，拿本参我呢？严琪暗暗庆幸。徐世英呀，徐世英，两个和尚虽然没把你杀死，可你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今天晚上二更天之后，我就让你们君臣死在五僧之手。明天我严琪就改国号、登大宝、入九龙，我就是一朝人王帝主。严琪想到这里，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徐千岁，抱腕当胸：“千岁，早来了。”

徐世英一见严琪，“咕嘟”，心里面这个火就起来了。

吏部天官吴桂恐怕徐千岁怒气发作，赶紧走到跟前，满脸陪笑：“严相爷，敝职先给相爷问个晚安。”

徐千岁一见吴桂如此，这才暗暗压下心头怒火，也过来和严琪打招呼。

这时，传宣官来到后宰门：“三位大人，当今我主圣驾已到御花园。旨下，三位大人速随俺赶赴御花园。”

传宣官在前，三家大人随后走进后宰门，进了紫禁城，奔赴皇宫。不大一会，来到御花园。天子的花园，是何等的优美。花是长年不败之花，草是四季长青之草。

再一看，八砖铺地，岸柳成行。绿树掩映之中，隐隐现出一座巍峨雄奇，金碧辉煌的宫庭，正是柴桑殿。殿角悬挂一十二盏日月龙灯，御林军手持金戈钺斧朝天钲，站立两旁。柴桑殿上，端坐着正德天子。镇殿官、长随官、内侍臣、锦衣卫，雁翅排开，案前侍立。

三家大人抢行几步，赶到柴桑殿，撩衣跪倒，山呼：“我主万岁，万万岁，臣参见主公。”

正德天子满脸含笑：“爱卿，你们三家是孤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扶保孤家登基坐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西凉八国，安南八国，辽东八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政通人和，普天同庆。值此仲秋佳节之际，你我君臣理应欢聚豪饮，一醉方休。爱卿免礼平身，落座饮宴。”

“谢主龙恩。”三人叩谢完毕，站起身来向两旁一闪。东边两张桌案，各放一桌酒席。西边一张桌案，摆着一桌酒席。正中间一张桌案，也是摆着一桌酒席。徐千岁在东边，为上首。紧挨着千岁是吴桂。西边一桌是当朝宰相阁老严琪。正德天子坐在正中间，一桌御宴。四人各占一桌。真

是“清高神仙府，富贵帝王家”！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德皇帝含笑说道：“若非三家爱卿、众家清官忠心赤胆，替孤操劳，大明十万江山焉能洪福高旺呢？孤是不会忘记卿家的。来来来，你我君臣同干一杯。”

徐千岁是越听越气，越听越烦。好一个青红不分，忠奸不辨的君王！你还说我们三家都是忠臣。我忠。吴桂忠。奸贼严琪暗地订下摔杯之计，眼看就要刺王杀驾。万岁，我的主公，要不是吴三元、白昆、顾小非捉拿凶僧，审出口供，暗暗埋伏皇宫之内拼死救驾，只怕二更天之后，真龙就要归天啦！你还能再执掌锦绣江山吗？万岁，到底哪家忠？哪家奸？这‘忠奸’二字，你何时才能分辨得出来？徐千岁想到这里，再也憋不住了：“主公，臣有一事不明。”

“爱卿，何事不明，只管讲来，莫受约束。”

“万岁，何功最高？”

正德皇帝哈哈大笑：“莫如救驾。”

“罪大呢？”

“不过刺王。”

“今天晚上要是有人刺王杀驾，万岁如何处治？”

正德皇帝一听龙心不说，说道：“徐皇兄，你这是什么来？今天晚上，咱们君臣合欢，高高兴兴，饮酒赏月，共度佳节。孤的十万江山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无事无非，怎么会有人刺王杀驾？你怎么净说些不吉利的话？爱卿，你谈不上有百杯不醉之海量，却也善能豪饮，怎么三杯酒下肚，你就说起醉话来了？”

徐千岁微微一笑：“万岁，饮个十盏八盏的，臣不会口

吐醉语。只有一事请主公讲明，万一今晚真要有刺王杀驾呢？”

天子脸色一凛：“果真有人刺王杀驾，孤要传旨，杀他满门！”

徐千岁一连两次追问，正德皇帝一恼，说出“杀他满门”的话来，旁边惊动了奸贼严琪。严琪一想，坏了！正喝着酒，徐世英怎么老说刺王杀驾的事呢？难道说广森、广林皇沙府被擒，被徐世英审出口供，御花园摔杯为计、刺杀昏君之事，他知道了吗？如此看来，夜长梦多，日久有变，我何不赶快动手，更待何时？一伸手，就把酒杯举起来。他知道五个和尚早来了，何必再等到三更天？想到这里，“啪一”，把酒杯往地上一摔，白玉盏被摔得粉碎。

正德天子一怔神儿：“严爱卿，你我君臣同欢共饮，你有意摔碎朕的白玉盏，是何道理？”

话音未落，猛见对面房上黑影一闪，一声呐喊：“昏君无道，早该改朝换代。要你何用？今日废天子，另扶新君登大宝。佛爷来也！”飞天罗汉广智一摆拨风锤，跳将下来。紧接着广英、广雄、广豪、广杰四个和尚也都跟着跳下来。这五个凶僧各亮兵刃，直奔柴桑殿。

柴桑殿外，一百二十八名保驾的御林军，一见五个和尚直奔柴桑殿而来，要害天子，各摆金戈钺斧朝天镫，奋勇杀上前去。可惜这些人哪里是峨嵋山五个僧人的对手？眨眼之间，斩伤过半。五个凶僧就要逼近柴桑殿台阶。

正德皇帝不由得浑身发抖。奸贼严琪见此光景，心中高兴，挺身站起，哈哈大笑：“昏君，你死到临头，还不醒悟吗？实不相瞒，这五个僧人是老夫我安排的。依我良言相

劝，在你未死之前，献出玉玺，老夫让他们给你个一刀两断，少受活罪。单等明日早朝，老夫怀揣国宝，登上九龙，改换国号，我就是一朝人王帝主！”

正德天子心惊胆颤，体如筛糠，心里那个恨呀，就甭提了。心中暗想，孤龙目不明也！我认为严珙是我的左膀右臂，入阁拜相，依为心腹。哪料想他胸藏祸心，图谋篡朝，久怀刺杀孤家之意……徐爱卿、吴爱卿赶快救我！

严珙逼着正德皇帝交出玉玺，徐千岁和吴桂护住正德，怒斥严珙。

这时，柴桑殿外边，一百二十八名御林军被杀的只剩下二十八人。广英第一个抢步上了柴桑殿的台阶，二十八名御林军已被逼退到柴桑殿里边。徐千岁大惊失色。吴桂心里暗想：徐千岁，都怨你。你三句“刺王杀驾”，逼得奸贼严珙提前动手。至今三元、白昆众家英雄还没来到，怎么办！三元呀，三元，你光知道二更天前来救驾。只怕你二更天赶到官院，正德我主想要活命，势比登天还难。不料想，我们君臣今晚就丧命御花园，死于柴桑殿。

吴桂正在担惊害怕之际，御林军被杀得只剩下十七人，护围到天子面前。他们是宁死保君王，拼命厮杀，奋勇抗敌，肝脑涂地死而无惧。这最后十七个人杀红了眼，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个形如疯虎，拼命抵挡五个恶僧。

正在这紧要关头，就听东南角一声吆喝：“万岁休要害怕，顾小非师徒救驾来也！”“嗖”一晃身躯，第一个跳下来的正是顾小非。紧接着，“嗖，嗖，嗖，……”吴三元、白昆、陶艳春、陶谦以及陈金定等都赶到了。

众家老少群侠一到，正德皇帝心中大喜：“吴爱卿，这是

哪来的英雄相救孤王？”

吴桂说：“万岁，三日之前为臣上殿保本，奏请万岁加封吴三元、白昆一官半职。只因奸贼严珙顶本，妄进谗言，未曾封官。三元、白昆师弟就是为臣安排前来救驾的。”

直到这时，正德皇帝才恍然大悟。一手拉着徐千岁，一手拉着吴桂：“爱卿，直到现在孤王我才明白谁忠，谁奸。”

众恶僧闻听，调脸一看，外边来了六人，已到院中。吴三元一捧单刀，直取广杰；白昆一摆双枪，直取广豪；陈金定挥舞双棒锤直取广智；陶艳春、陶谦，各使兵刃，分战下剩二僧广英、广雄。顾小非趁此机会赶到柴桑殿，他连兵器也没拽，柳叶单刀仍插背后，先来到正德皇帝面前磕了个头：“万岁，我名顾小非。吴三元、白昆是我师弟，陶老寨主是我的恩师。俺是前来护驾的，我来保你。”

正德皇帝一见顾小非跪倒磕头，通名报姓，还没封官呢，就喊爱卿了：“爱卿，赶快护孤。”

顾小非是越嘉越晕，飘飘欲仙也。一拍胸脯：“万岁放心，有我顾小非在，管保万岁安然无事，平安无损。我主若受点滴损伤，我顾小非宁愿以全家性命担保。”他心里咋想？俺师父、师母、师弟、师妹，您拼命厮杀都没有我顾小非站在当今万岁面前，手握柳叶单刀保驾的功劳高。赛花蝴蝶心里话，二哥，天下的便宜可都叫你顾小非占尽了。这时锦衣大内纷纷赶到，向天子跪倒磕头请罪。圣上看到大内来此，龙心甚喜，立传旨速绑严珙。

老寨主陶谦一口单刀，大战广英；陈金定一对双棒锤大战广智，杀在一起，战在一块。虽不能取胜，一时间也不至

于落败。陶艳春一口桃花剑上下翻飞，抵住广雄，更加轻功奇绝，闪、展、腾、挪、矫如鹰燕，凶僧一时间也奈何她不得。这里面最吃亏的就是两个人。谁？吴三元、白昆。他们哪里是广豪、广杰的对手？

他二人一吃亏，陶艳春的本领再高，桃花剑的剑招也不由得就有点乱了。为什么呢？这就叫一心不可二用。在练武较艺，双方打斗当中最讲究的就是这一点。手、眼、身、法、步，想到哪里，眼到哪里；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差错。陶艳春不光要想着如何对付和尚，她那一双秋波还不时地去看三元。她替三无担心。她的一颗心都系在公子身上。

顾小非一看，心说不妙！师妹艳春悬心三元，而三元、白昆又很难战胜二僧。正德天子虽说是个马上皇帝，可他对陆地鏖战却是一窍不通。定国公徐千岁催马摇刀，在两军阵前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步下武学也可以说是不曾入门。吴大人是文职官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是捋须瞪睛，惊惶失措地看着五对十人厮杀拼命，束手无策。他根本看不出高低胜负，情急地一看顾小非：“顾壮士，你看这五人拼斗，能不能相胜僧人呢？”

顾小非微微带笑：“吴大人，这五人当中，在武学上，我的恩师不惧僧人。师母艺业超群，一对双棒锤天下无敌，她焉能惧怕凶僧？我师妹艳春也无危险。其中最吃亏的就是我的三弟白昆、四弟三元。”

正德一听，心下犯愁：“顾壮士，这……这倒如何是好？”

顾小非一拍胸脯：“万岁，莫要着急，非是小非说大

话，卖狂言，待我两军阵前以助三元、白昆一臂之力。”说罢，一纵身来到三元身边：“小师弟，你暂且抽刀相助你三哥，二人合力同战恶僧。把这个秃驴交给愚兄顾小非吧。”

三元眼睁睁臂力不济，张口气喘，汗流浹背，刀招已乱。闻听身后有人呼唤，虚晃一招，收刀后退，撤出圈外。转脸一看，原来是二师兄顾小非。心中暗想，二哥，别人不了解，我三元能不知道吗？我自幼跟随爹爹扬州练艺，神拳楼随师六载，苦练武功，不敢说艺业超群，总有一句，若论软硬轻三种功力，内外两门功夫，别人我虽说不及，比顾二哥你却是强胜百倍。二哥你也不过是仰仗十二刀，三元尚且不及，二哥岂不是白白送死？说什么也不能让二哥和凶僧交手，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后悔莫及：“二哥，请你闪开，我吴三元跟他拼了！”

顾小非把眼一瞪：“胡说！今到御花园，咱们是为了敬驾来的，是来拼命的吗？当然为国家出力报效，瓦罐不离井口碎，将军难免阵前亡，理应如此。可是，拿凶僧，除奸党，救天子，安国定邦，你我重任在肩，岂可硬拼？四弟，只管放心前去相助你家三哥，双战凶僧，捉拿贼寇。这个秃驴要能在我手下超过三个回合，顾小非我就承认他艺业超群。”

吴三元听罢，只得说声：“玉哥，你要多加小心。”这才一摆单刀，调转身躯，杀奔广豪。

白昆哪里是广豪的对手？此时已是双枪散乱，气喘嘘嘘，眼睁睁就要落败。见四弟前来助战，精神大振。三元一口单刀直扑和尚后脑海，白昆挥舞双枪，一杆枪刺向广豪的咽喉哽嗓，另一枪直插广豪的胸前。二小双战广豪，自是精

神抖擞，力挽败局。

顾小非等三元走后，向广杰面前一站，叫了声：“秃驴。”

广杰双手合十，口念佛号“阿弥陀佛”！和尚最怕喊“秃驴”。眼看自己就要战胜三元，结果他一条性命。不料半路杀出个顾小非来，开口就喊“秃驴”，不由火冒三丈。闪眼一看，只见此人其貌不扬，特别是一对小眼滴溜哪辘乱转，饱含轻慢藐视的神情，更是勃然大怒，大喝一声：

“丑鬼，你也敢来相战佛爷吗？你何人？通上名来！”

“秃驴，你问我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顾，名小非，绿林之中送你家二太爷一个美号叫做一刀剑客，杀人不用第二刀。秃驴，你怕不怕？”

和尚一听，“哇呀呀”一声怪叫：“阿弥陀佛，小辈有何本领，敢称为一刀剑客？你与我撒招过来。”

顾小非呵呵一笑：“秃驴，不是你二太爷卖狂，你要能在我跟前撑过两招，我就不是你顾老太爷了。秃驴，你叫我亮刀不是，可二太爷亮刀还有个名堂。你往这里看——”说着，把柳叶单刀一颠，刃尖在前，刀把在后，刀刃在上，刀背在下。“秃驴看见没有？顾太爷这把刀名叫剥驴刀。我天天磨，天天磨，特别是这两天，顾二爷是无事皆磨刀。昨天夜晚之间，我三更天就爬起来了。干什么？磨刀。为什么磨刀？你家顾太爷鼓打三更偶做一梦。五殿阎君叫我今晚二更天夜进皇宫御花园救驾，来杀秃驴和尚。二太爷一醒，正好三更三点。既然要宰秃驴，二太爷焉能不把剥驴刀磨快呢？所以，二太爷才穿衣下床，把我这把剥驴刀磨了又磨，蹭了又蹭，直磨得削铁如泥，吹毛离刀。今晚来到御花园一看，

果然见几个秃驴作祟，二太爷这口刀没白磨。你想想，你还能在二太爷面前撑过两招吗？”

和尚一听，直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冲天，用手一指，扬声喝骂：“小辈，休仗你伶牙利齿，舌尖唇薄，口吐不逊，辱骂僧人。哪里走？”一摆兵刃，直奔顾小非当头劈去。

顾小非一纵身躯，横移五尺开外，喝声：“秃驴，你给我站住。”

广杰一看顾小非躲开此招，并未还手：“小辈你为何不摆刀相战？”

“你顾太爷还没把话讲完呢。秃驴，我刚才说我是刀剑客，你还有点不服气，是不是？来来来，你看我这一刀就把你这个秃驴宰了。我刀走什么地方呢？有个名堂，第一刀叫刀走撩阴。秃驴哪里走？刀到。”说声“刀到”，脚尖一点地，往前一窜身，“黑狗钻裆”式来到和尚面前，压刀把，挑刀尖，柳叶单刀朝和尚裆中迅疾挑去。

和尚广杰见此光景，暗暗好笑。顾小非，就凭你这种招数，也能称起一刀剑客？这就叫天堂有路儿不走，地上无门偏来投。你还事前先报招数，“刀走撩阴”。就是你不报招数，我和尚焉能躲不开这一招？遂低下脖项，瞪双睛，单瞅着顾小非迅疾刺来的柳叶单刀。心里想着，早不躲，晚不躲，单等着刀临切近，再来个“张飞大骗马”，躲开顾小非的一刀。然后，一摆自己的戒刀结果顾小非的性命。眼看顾小非的单刀只离半尺，和尚正想扁腿躲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顾小非左手一抬，说声：“招法宝”，一团白乎乎的东西打向和尚面门，要想躲闪，哪里还来的及。就听“啊”地一声惨叫，戒刀撒手，双手捂眼，二目奇疼钻心，“哇呀

呀，阿弥……”他连话也说不成串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别看顾小非本领不高，只会十二刀。他凭什么在绿林之中成名呢？就凭脑筋快，点子多。他专门在研究坏点子上下功夫。百宝囊里装着十二包用细罗过过的生石灰面子，随身携带。在未战和尚之前，他左手早已暗扣一包。故意骂和尚，骂得和尚暴跳如雷，晕头转向。又以一招“乃走撩阴”骗得和尚低垂脖项，趁递刀之机，左手拇指戳破石灰包，用力一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和尚面门撒去。干石灰面子，用手一抖，随风一刮，撒得和尚一头一脸，鼻孔眼里全是。俗话说：眼里不能掺沙。何况是石灰？石灰沫一进眼里再加上泪水搅和，滋滋冒烟，那广杰还能受得了吗？疼得他双手捂眼，“哇哇”怪叫。顾小非趁机窜上前去，翻手一刀，刺进和尚胸窝，双手抱刀，往下一带劲，广杰连肝肠都出来了。就这样，恶僧广杰被顾小非一招之内结果性命。

别说正德皇帝没看清顾小非是怎么弄的，就连定国公徐世英也没看清顾小非是怎么杀的僧人。光看顾小非往前一迈步，不费吹灰之力，一刀之下，和尚就倒卧在地，血染御花园。正德天子不由得暗暗点头称赞，这些人谁也比不上顾小非本领高强。

广豪一见他四弟被顾小非杀死，是又气、又急、又疼、又恨。原先独战白昆，他占上风。吴三元一来助战，他力敌双小。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就渐渐沦为下风。再加上广杰一死，他更是渐渐不支，一口兵器眼看应付不了箭头云一对短枪和吴三元一口单刀。陶艳春呢？一开始战广雄时，担心三元敌不过广杰，等顾小非接战广杰，